

司法機構理應接受問責

政情觀察
楊堅

「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兩翼——傳統「泛民主派」與冒起於「佔中」、擴大於「黑色革命」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仍在就該陣營立法會議員是否應辭職爭拗。最終，願意留任的將留任，所謂「總辭」從其被提出那一刻起就是一個偽命題。

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必須重視的，是第六屆立法會過去4年任期內，議會內多次發生衝突，議會外非法行動不斷，在24名「拒中抗共」陣營立法會議員中，多達11人已被起訴。其中，8人因為在議會內行為，包括修訂《逃犯條例》成立法案委員會和二讀審議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期間的抗議行動；其餘則由於議會外的活動，包括去年7月6日「光復屯門公園」、7月21日元朗事件、8月18日非法流水式集會、今年6月4日非法集會等。計及2014年非法「佔中」

，許智峯在6年內8次被捕、梁耀忠和朱凱迪都面對5項控罪、尹兆堅被控4項罪。然而，他們都安然無恙繼續做香港居民（選民）的「代議士」。

「嫌犯」參與議政極不恰當

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若因刑事罪行被判監逾一個月、並經出席會議的三分之二議員通過，便喪失議員資格。《立法會條例》列明，若曾被判囚逾3個月，不論是否獲緩刑，均在定罪後5年不得參選。

愛國愛港陣營立法會議員曾動議解除因「佔中」罪成、分別被判囚8個月的邵家臻和緩刑的陳淑莊的議員資格，但是由於「拒中抗共」陣營反對，未獲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其他遭律政司起訴的，因為尚未被法院審結，則以「無罪」之身在立法會依然故我。

邵家臻和陳淑莊繼續做議員，固然是由於「拒中抗共」陣營竭力維護。其中，陳淑莊被輕判，多得有關法官手下留情。其他那麼多人遲遲未獲法院審結，則完全是司法機構的安排。

是司法機構人手不夠？若是，則應請特區政府幫助解決。至今未聞司法機構向政府提出增加資源的要求。人們便不得不從其他方面尋找底蘊。

司法機構應當深思，堂堂特區立法會有七分之一議員被執法機關拘捕和起訴，卻一直冠冕堂皇地坐在立法會議事廳審議政府提交的議案，這究竟是彰顯香港司法獨立抑或反映香港司法機構效率欠佳？司法機構應當還這些議員一個公道——是有罪抑或不足以定罪？司法機構更應該確立法會權威，不能讓相當多「嫌犯」參與審議政府議案。

司法獨立不是司法機構在象牙塔中悠然自得。司法機構成員既食糧也吃肉

，應當貼近香港社會。香港社會各界需要解決大量經濟民生問題，要求政府提出相關政策議案交立法會審議，而香港立法會坐了相當多的「嫌犯」，他們與其同夥們一起百般阻撓政府議案通過。試問：司法機構是對香港負責抑或失職？

法院要加快審理積壓案件

香港特區第一屆至第五屆立法會沒有出現為數不少議員成為「嫌犯」的現象，是因為那段時間香港政治矛盾尚未惡化至「拒中抗共」政治勢力採用非法手段的地步。第六屆立法會出現新現象，與香港政治矛盾空前惡化相關，也與司法機構不能與時俱進相關。香港司法機構必須與時俱進，一是各級司法人員都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二是各級法院都必须維護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國安法，及時審理

和依法判決案件。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解釋後，香港法院依法判處若干「拒中抗共」立法會議員違法而取消其議員資格。希望特區各級法院加快審理已堆積如山的案件，依法定罪判刑；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也必須重視現屆立法會被為數不少的「嫌犯」所盤據。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現象也折射特區政府長期迴避政治矛盾，在立法會選舉時審核候選人資格不嚴。君記否？2016年7月第六屆立法會提名期，儘管第四屆政府要求參選人填寫確認書以表示效忠香港特區和擁護基本法，但是，沒有把填寫確認書當作一項必須條件，一些拒絕填寫的「拒中抗共」分子獲確認參選資格並當選。於是，第六屆立法會「魚龍混雜」，增加了司法機構的困難，也暴露了司法機構缺失。

資深評論員

誰需要香港記協？

議事論事
常洛聞

香港警務處9月22日修訂了《警察通例》中關於「傳媒代表」的定義。在新規定之下，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傳媒機構，以及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簽發的記者證方可視作有效。函件發出後，香港記者協會（「記協」）等利益相關方反應強烈，再次指責香港警務處、特區政府「破壞新聞自由、削弱第四權」云云，並聲稱將申請司法覆核，以推翻警方的決定。

為什麼「記協」等組織異口同聲地指責香港警務處和特區政府呢？警務處並非不承認「記協」，而是點破了「記協」尷尬的小算盤——如果是服務於傳媒機構的全職記者，毋須通過「記協」一樣能以記者身份工作；如果服務於網路媒體，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服務於多家媒體機構，仍然可以所服務的機構名義，取得採訪資格。「記協」作為行會，為何要多此一舉，給記者發放記者證？除了記者之外，到底誰需要「記協」？玄機在記者證之外。

「近親繁殖」式的勾連

從「記協」的聲明中不難看到，表面上，落款的這些「聯會」「行會」和傳媒機構、出版社之間互不相關，都標榜自己如何「獨立」，實際上他們對很多「近親繁殖」式的勾連根本不加掩飾。所謂的「新聞自由」不過是壟斷解釋權和財權的遮羞布。

「記協」2018-2019的「執委會名單」中，包括立場新聞與蘋果日報的員工，兩間傳媒機構均被指是鼓吹黑暴的始作俑者，在其中工作自然是與黎某「同氣連枝」。包括現任主席楊健興先生之內，幾位「主筆」實際上與壹傳媒關係匪淺。之前的幾任「主席」，如李月華、岑倚蘭等更是黎某愛將，曾在香港或台灣蘋果日報長期身居高位。

落款當中落在最尾，但卻能與壹傳媒平起平坐的「眾新聞」是連結這些人的一個平台。「眾新聞」自稱是一個通過「眾籌」資金運營的「獨立媒體」，核心人員是「一群資深傳媒人」。這群人包括誰呢？包括了「資深新聞工作者李月華」、「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2019香港『記協』執委會主席楊健興」等，名單是不是很熟悉？「眾新聞」自稱靠「眾籌」生存、「無黨無派」，可是據報道，2017年成立後，目標資金為300萬，二十多天只籌集到了十分之一30萬港幣，結果在香港這樣一個成本高昂的商業社會不但沒有倒閉，反而連連得獎，一直做到了2020年，它的運營資金從何而來呢？

先給各位看官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眾新聞」得的是什麼獎呢？這個獎的名頭大了，叫做「人權新聞獎」。獲獎內容中一沒有難民在歐洲國家的身影，二沒有日韓等美國盟友的新聞，三沒有美國少數族裔遭遇的不平等問題，在他們的眼中，西方國家沒有人，也就沒有了人權問題。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篩選結果？是因為「專業」嗎？不，是因為人權新聞獎的籌辦機構是這幾個：香

港外國記者會、香港記者協會、國際特赦香港分會。

前兩個不用說了，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也翻譯為大赦國際，是一個總部設於倫敦的非政府組織（NGO），一直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人權事業」，包括推動廢除死刑等。在此引述兩條外界的評價：

印度學者Arun Shrivastva撰寫的《Helping or Hurting》中指出，大赦國際與無國界記者等組織一樣，用NGO外衣為西方利益服務，輸出意識形態，採取雙重標準，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北愛爾蘭獨立運動遭到血腥鎮壓、南非種族隔離、波多黎各獨立等問題上長期刻意消音，卻對某些國家的事件有着異乎尋常的熱情。

伊利諾大學的Francis A. Boyle曾經擔任大赦國際美國分會董事，他長期批判猶太復國主義，在他的《NGO與顏色革命》一書中指出，由於大赦國際董事會和捐助者的親以色列傾向，以色列與英國密切的資金關係，導致大赦國際和美國分會對1950年以來，對以色列的屠殺和軍事行動無所作為，大赦國際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宣傳，其次是金錢、增加成員，再次是內部勢力爭鬥，然後才是人權。這一機構曾頒發良心大使獎予昂山素姬，後來在2018年撤回。2019年5月，該組織秘書長因為無法忍受「有毒的工作環境」自殺，高層地震，數名高級員工收到了「慷慨」的遣散費，同一時間段，有多名基層員工因為預算不足被解僱。

「記協」和外國記者會自稱獨立，且收入主要來自會費和賣書，那這個「人權獎」的金主是三家機構中的哪一家呢？說好的「無黨無派」、「保衛民主」、「持平公正」，怎麼可能變成「記協」主辦評獎，然後發給「記協」的人掌管的機構，然後用這個獎反過來作為「記協」標榜「爭取人權」的證明，自產自銷？如此把戲玩得亦不樂乎，真的只是可笑嗎？

「記協」其中一項收入是會費，正式會員常年在600人上下，設立若干委員會給正式會員們參加，附屬會員（不以新聞工作或記者收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公關會員（公關行業從業人士）、退休會員數量不定，對外宣稱的「學生會員」只有59人。正式、附屬、公關會員會費為每年100港元，學生會員會費每年20港元。

「次要收入」是什麼呢？香港「記協」是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的會員，如果香港記者需要赴國外採訪，理論上必須花600多港元申請「記協」發出的國際記者證，但在我自身的經驗，只要機構具有足夠的影響力，有名片和工作證，最多加上機構出具的函件，足以滿足工作需要，不需要「記協」額外「開光」。而港澳台記者赴內地採訪一般有對口機構發出按年註冊的港澳記者證，以及活動、會議期間有效的工作

證，「記協」無法說明香港記者跑得更快。根據這些公開的資料，不難算出香港「記協」每年的收入。至於其他的呢？

這次警方修改《通例》針對的，恰恰是「記協」濫發的會員證。所謂會員，只需要一名現任會員推薦，交表交錢即可。黑暴動員的主力「學生」只要以學生證副本應付即可過關（香港傳媒對此有深入報道），即使是會員也並不是新聞工作者，不過衝鋒陷陣之後會有「記協」出面「罩住」。甚至可能還會有提供法律援助、通知家人「收拾東西」等一條龍服務，增加警方的執法成本，令警方逮捕難起訴更難。進入「記協」成為正式會員之後，如何評選執委會「主席」，如何進入核心，似乎並無公開資料。與其說是「介紹」之後「評審」是否足夠專業，還不如說是「招募」之後「篩選」，看是不是「自己人」，能扮演什麼角色。整個模式與其說是行業工會，不如說是「小圈子社團」更為恰當。

「不賺錢」背後的政治意圖

香港「記協」附着於記者這樣一個不賺錢的行業上，到底要幹什麼？

1991年，香港回歸近在咫尺，港督衛奕信全面接受《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快速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立法局、港督權力大幅度稀釋。1993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為圖延續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一夜之間「忽然民主」，針對新聞、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的審查大幅度放寬，例如刪除了行政部門基於保安理由撤銷電視運營牌照的權力等。行政權力消解帶來的空白被英國、美國資助的NGO迅速攫取。「記協」在其1994年「香港言論自由年報」中，曾以「香港本地並無對等概念」為由，批評官方資料保密權、國家安全立法。

同一份報告中還毫不避諱地說明，「記協」認為基本法不能凌駕於香港本地法律，香港最高法院的權威不能受全國人大制約，無論是港英政府還是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都必須在「記協」表達「失望」後「知所抉擇」。所謂「第四權」參與爭奪治權的企圖，從來都是陽謀。之後幾年，「記協」並未將「報告」全文公開於網上，僅列出部分內容，導向如何，不言自明。

以人均GDP計，香港是世界上發達的經濟體之一，但也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市場之一；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落後的生產關係仍然苟延殘喘的「孤島」之一。在波動開放的過程中，本地的既得利益者，和倚靠壟斷、准入門檻、制度壁壘發財吃飯的人，必然會為了維護利益而維護現有的落後制度，甚至為了短期利益與另有心思的勢力合作，「記協」所販賣的是一張薄薄的卡紙，這張卡紙居然就成了「解釋權壟斷許可證」、「話語權高地准入證」，證件一出，公權畏手畏腳，私人避之不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不改變「許可證」、「准入證」的土壤，就算「記協」歸正，以後也會有其他「邪」再現香江。

原資深傳媒人

美單邊主義成聯大笑話

聯合國迎來成立75年以來最不尋常的大會。

疫情陰霾下，聯大只能透過網絡召開。儘管如此，大會依然火藥味十足，尤其中美兩國元首的聯大演講，更延續了中美兩強激烈博弈的特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在8分鐘的演講中11次提到中國，重點指責中國應對全球疫情負責，並強調美國會研發出疫苗並派發全球，云云。

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強調反對單邊主義，維護多邊主義，反對脫鉤，強調大國不要欺侮小國。

中美兩國是聯大爭鋒的主角兒，其他各方也各有立場。譬如剛當選日本首相的菅義偉，他在聯大重提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要求。當然，也不忘拉着印度以壯聲威。各說各話、各有立場，在不同議題上也會有連橫合縱，但總體而言尚未形成「冷戰」時期美蘇陣營泾渭分明的對立態勢。

美恃強凌弱成全球公敵

這一方面說明中美矛盾尚未達到「冷戰」級別，但也折射了聯合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尤其是疫情焦慮之下，各國立場更加直白，增加了聯合國協調各方立場和利益的難度。

不過，各說各話、各有立場，並不違逆聯合國多邊機制的特點。聯合國最大的威脅是單邊主義，而且是最自美國的單邊主義。

畢竟，聯合國總部在美國，美國也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如果美國不把聯合國當成一回事，而且經常性欠繳會費，聯合國在美國就變得很尷尬，而且美國也盯準了聯合國的軟肋，將聯合國當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工具。從組織「聯合國軍」發動朝鮮戰爭，到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所謂反恐戰爭，聯合國都被美國綁架，綁縛在欺凌弱小國家的戰車上。

特朗普時代，則公然推行「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聯合國也好，世貿組織也罷，其他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也好，只要不符合美國利益就不斷「退群」。更諷刺的是，退出伊核多邊協議的美國又重啟所謂對伊制裁。如此行徑，不僅中俄反對，英法德三國也堅決反對。

因此，雖然聯合國備受美國羞辱，國際社會也很受傷，但美國單邊主義也成為全球公敵。

值得一提的是，經過特朗普政

國際關係
張敬偉

府不加區別的貿易保護主義和不斷退群，美國已經成為單邊主義的代名詞。這在全球毫無爭議，美國對華的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政治疊加意識形態戰，雖然在某些方面還能獲得些許共鳴，但是其單邊主義的利劍，在刺傷中國的同時，也傷害了全球其他國家和美國自身的利益。

以圍獵華為為例，華為雖然備受斷供之苦，但美國供應商也失去了大客戶。威逼其他國家禁用華為5G技術和設備，不僅拖延了這些國家5G商用的上市時間，也增加了市場成本，更重要的是阻礙了新技術對經濟的支撐和賦能。美國要求全球供應商斷供華為的同時，卻發給本國高科技企業對華為供貨許可。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美國圍獵華為的不明智、唯利是圖的自私自利和將其他國家高科技企業當作犧牲品的單邊主義本性。

TikTok在美市場的一波三折，凸顯特朗普政府利用國家力量對市場主體的巧取豪奪。這樣的美國已經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也給全球資本進入美國敲響了警鐘。

唯我獨尊自曝「無能」

因而，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不僅改變了美國，惡化了中美關係，羞辱了聯合國，也棒喝了全球。美國展現給全球的除了單邊主義的霸凌就是唯我獨尊的戾氣，這樣的美國已經喪失了聯合國成立以來積累的軟實力，剩下的只有讓全球側目的硬實力了。

美國單邊主義也在加速揮霍美國硬實力。大選過後不管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入主白宮，美國單邊主義不僅給聯合國蒙上陰影，也給全球留下惡劣印象。

從美國到全球，人們對於特朗普政府的評價越來越統一，那就是：反智。在特朗普的聯大發言中，他將反智進行到底。他將疫情責任推給中國——若在數月之前或還有追隨者。現在，中國已經進入後疫情時代且經濟企穩復甦。美國死亡人數卻超過20萬人，迎來疫情第三波的歐洲和其他地區，也開始接受中國疫情防控模式。

特朗普以疫情蔓延誘過於中國，不僅暴露美國政府無能，也讓美國單邊主義變成了全球笑話。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大選過後，不管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入主白宮，美國的單邊主義也給全球留下惡劣印象。